

## 蔡英文「增慮添疑」的外訪言論

宋誠 北京學者

無論是兩個人還是兩個政黨的對話，其前提都是相互尊重。可是蔡英文不管走到哪兒都在影射攻擊大陸的政治制度，鼓吹依靠「國際互動」促大陸改變制度，她的言行是在製造敵意，為兩岸關係發展設置意識形態障礙。蔡女士的歐亞之行，也許增加了一些知名度，但完全沒有達到讓外國人增信釋疑的目的，反而讓各方「增慮添疑」。

近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為了給她的選舉造勢，在德國、英國和菲律賓進行了一些政治性活動，發表了一些政治性言論。綜觀她在兩岸關係上的說法，仍然是含糊和矛盾的，民進黨大陸政策更是讓人一頭霧水。蔡女士的歐亞之行，也許增加了一些知名度，但完全沒有達到讓外國人增信釋疑的目的，反而讓各方「增慮添疑」。

### 蔡英文大陸政策自相矛盾

這段時間，民進黨一方面講「理解並認同」與大陸維持穩定和平關係的重要性，表示兩岸維持穩定和平是台灣對國際社會的責任，另一方面卻不斷質疑、阻撓兩岸之間的交流合作，甚至要求「重新檢討」兩岸及國際社會都表歡迎的ECFA。民進黨這種「理解與認同」，實在讓人無法理解和認同。

蔡英文剛講到要以「更積極的態度」、「開放大門」與大陸對話和交流，但馬上又說不會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眾所周知，迄今兩岸對話合作以及各項協定的基礎就是以一中原則為核心的「九二共識」。如果蔡女士和民進黨不接受一中原則，否認「九二共識」，真不知道「積極的態度」從何而來，何以與大陸進行對話，又何以實現蔡女士宣稱的「共同追求的和平發展」？看來這種「對話」和「追求」，如果不是建立在一廂情願的基礎上，那就完全是蒙騙世人的一種說辭。

### 鼓吹「中國威脅論」製造敵意

民進黨領導人講到大陸的時候，用詞全是「中國」，並且刻意將中國和台灣並列，毫不掩飾地將兩岸視為「兩個國家」，海內外中國人聽着十分刺耳，根本不能接受。試想，沿用這種「一邊一國」的思維與交流模式，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又能有什麼實質性的調整？如何與大陸交流，又如何取信於人？

無論是兩個人還是兩個政黨的對話，其前提都是相互尊重。可是蔡女士不管走到哪兒都在影射攻擊大陸的政治制度，鼓吹依靠「國際互動」促大陸改變制度。她還稱「中國的崛起嚴重衝擊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對西方集團形成極大挑戰」，主張「藉國際規範將中國不斷增長的不對稱影響力加以平衡」，附和、鼓吹「中國威脅論」，她的言行是在製造敵意，為兩岸關係發展設置意識形態障礙。此外，蔡女士還說要「以國際多邊關係作為兩岸的互動架構」，儼然不想坐兩岸間的直航班機、打兩岸間的直通電話，而要繞個大圈，跑到他國請「洋大人」陪她到大陸。或者推測，蔡女士仍然要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等多邊機構，一旦達不到這個目的，那就不考慮兩岸互動？如果是這樣的想法，那就不僅僅是罔顧國際社會的現實和兩岸交往的現實，而且整個兒自找沒趣。

## 盡快實施替補機制防政客「玩嘢」

馬彥

面對史上超低投票率的客觀事實，據納稅人之概的辭職補選政治遊戲費用高昂，可惜反對派不但未有汲取教訓，還要就立法會議員辭任後的替補機制，鼓吹再花大量人力物力金錢資源公開諮詢，拖延時間，企圖換取否定替補機制的時間。他們無視這場政治遊戲玩得如何低劣失敗，全無面紅耳赤的羞恥心，低投票率已足夠說明港人冷對補選的態度，再三諮詢只會虛耗更多金錢時間，延續苟延殘喘的畸形政治生態。

反對派嫌港人在所謂的「補選換公投」爭議中所浪費的金錢時間不夠嗎？百分之十七投票率，創下最低紀錄，這個數字難道還不能說明一切嗎？五人辭職然後五人重新當選，難道還不能說明他們如何無聊透頂嗎？他們總是說明投票率低不能等同替補機制的民意，但是他們卻總是無法說明百分之十七超低投票率的原因。他們不說明，因為他們不願承認市民的杯葛行動已用「冷民意」充分表達了市民的意向：市民不認同辭職補選

是填補議席的方法。

### 超低投票率反映民意取向

反對派針對建議中的替補機制而着力標榜的一個重點，是「永久剝奪港人補選投票權」。這個聳人聽聞的字眼，間接擱了德國、波蘭、芬蘭、澳洲等民主國家的耳光，這些西方民主國家的替補機制，全都以上一次換屆選舉的選舉結果作為基礎，以定出替補議員。如果「香港不以補選作為替補機制是永久剝奪港人補選投票權」的說法成立的話，這些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也實在不外如是了。提出不補選就是剝奪港人補選投票權的人，其實並不了解比例代表制的精神。比例代表制其中一個特點，是任何一張名單得票達至所需基數時，便有一名候選人當選為議員。假如在採用選票基數安排下還有空缺，則會由最大餘數得票的名單，定出下一個當選的候選人，如此類推。現在建議中的替補機制，主張由缺出獲最大餘數得票的候選人名單的首名未當選候選人填補。這種主

張正延續了比例代表制的精神，符合《基本法》第六十八條有關立法會由選舉產生的要求。

反對派今日仍不承認集體請辭是如何無聊透頂的行動，還要賦予冠冕堂皇的理由堅持集體請辭背負了民主的意味。先不論他們如何愚蠢地以為建制派會動員參與他們一手包辦的補選遊戲，他們五人請辭然後五人重新當選，憑百分之十七投票率，難道真以為這五人廣受攤代表民意重入立法會？如果他們認為其他人指罵他們「玩嘢」是膚淺的話，那也表示他們至今仍活於鸵鳥思維之下，始終不願接受現實，還要自我感覺良好，彷彿「眾人皆醉我獨醒」。反對派以高深民主理論包裝行動來滿足自己的政治快感，面對超低投票率和建制派杯葛的現象，卻視而不見，如此鸵鳥的「民主補選大道理」，相信只有反對派內部才能理解了，被白白浪費逾億元公帑進行補選的廣大市民，卻比他們清醒得多。他們再多的包裝、堆砌，甚至狡辯，只會令市民更加煩厭。

## 也門政局發展趨勢分析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5月28日宣稱已佔領也門南部阿比揚省省會津吉巴爾市，並宣佈該市為「基地」組織「伊斯蘭酋長國」的首都。5月29日，也門反對派聯盟「黨派聯合會議」質疑總統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是幕後推手，目的是向西方證明只有自己留任才能遏制「基地」組織勢頭。

### 也門亂局再添變數

薩利赫總統領導的安全部隊5月28日剛與國內最大部族聯盟「哈希德」武裝力量達成臨時停火協議，「基地」宣稱「建國」令初現緩和的也門亂局再添變數。

「基地」組織在也門「建國」，說明「基地」組織在中東的活動重心已從伊拉克轉移到也門。早在去年11月8日，「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的重要人物、極端宗教人士安瓦爾·奧拉基就煽動穆斯林屠殺美國人、推翻也門總統薩利赫，並呼籲也門人民選擇穆斯林聖戰者來統治他們的國家，稱「基地」組織「已經具備了政治、經濟、軍事和安全方面的能力來統治、發展和保衛這個國家」。

近年來，美國也加強了與也門政府的軍事和情報合作，加大對「基地」的打擊力度。作為反恐戰爭的一個重要盟友，美國對薩利赫政權在也門反恐戰爭中的配合一直非常滿意，並且在薩利赫政權的支持下，一直動用無人機等向「基地」組織分子發起進攻，特種部隊也常駐在也門。但也門的反恐效果並不理想，今年5月初，也門總統薩利赫曾

向美國和歐洲聯盟發出「警告」，稱如果自己辭職，包括阿比揚省在內的南部不少省份將落入「基地」之手。

眼下，薩利赫總統因為「阿拉伯之春」而面臨巨大的下台壓力，一旦薩利赫倒台，美國與薩利赫的反恐合作將不復存在。美國要麼只能坐視「基地」組織在也門坐大；要麼高調介入也門反恐，而這很可能將刺激也門及穆斯林世界的反美情緒進一步高漲，促使更多極端分子湧向也門參加聖戰。到時，不僅將影響奧巴馬推動改善美國與伊斯蘭世界國家關係的進程，更將使美國深陷反恐戰爭「越反越恐」的僵局。

### 中東穩定面臨嚴重威脅

也門戰略地理位置重要，瀕臨阿拉伯半島西南端，與沙特、阿曼相鄰，與位於東非之角的索馬里隔海相望，扼守紅海、蘇伊士運河和亞丁灣。也門反恐局勢不斷惡化，將對也門和中東地區穩定造成嚴重威脅。

首先，「基地」組織在也門南部「建國」，加劇了也門局勢動盪，對也門的安全與穩定構成嚴峻挑戰。安全危機與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相互疊加影響，使危機進一步加深。

其次，也門反恐局勢不斷惡化可能催生新的地區恐怖策源地，改變全球反恐形勢。而一旦「基地」組織成員與索馬里海盜勾結，



4月23日也門數十萬人抗議示威要求總統薩利赫下台。

將進一步擴大亞丁灣和紅海航運安全威脅。然而，最令中東及歐美國家擔憂的是，如果「基地」組織在也門持續坐大，無疑將影響地區穩定，直接威脅沙特等海灣國家的安全以及西方國家在這一地區的權益。

自「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成立以來，沙特和也門的局勢急轉之下，恐怖襲擊事件驟增，襲擊手段更加靈活多變，活動地點也由傳統的也門東部地區開始向南部及全境發展，甚至直逼防衛本來就很薄弱的也門與沙特邊境。而「基地」組織與也門北部胡塞什葉派武裝以及地方部族武裝遙相呼應，直接威脅到沙特的安全。一旦與胡塞什葉派聯手，再與巴林什葉派、伊朗什葉派勾連，那麼沙特的邊境將面臨更大威脅。正因為如此，沙特政府一直出巨資援助也門總統薩利赫對付胡塞反政府武裝。一旦薩利赫下台，胡塞反政府武裝必然會向沙特報復。

## 國民教育是必要的「健腦」舉措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族同宗，血同脈，人同種，書同文，言同語，歸同屬。中華民族有數千年的文明史，有積澱深厚的文化精華，有驕人的創造和貢獻；今天，我們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是時候教育學生和市民認識中國、認祖歸宗，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學習、奮發。這就是極好的健腦活動和舉措。

教育局提出有必要對中、小學生進行道德及國民教育的建議和諮詢文件，至今仍在熱議。熱議是好，說明大家高度關注；但歪曲是壞，表明有人害怕並反對。歪曲，就是把應對學生進行的道德及國民教育說成是「洗腦」，散佈「紅色恐怖」；害怕，就是害怕青年學生提高了道德品質，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為榮，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讀書、工作、奮鬥，政客的政治欺騙就不靈光，崇洋媚外就沒有市場，賣國求榮的奴相會被認識，裡應外合變香港為顛覆國家政權的跳板不能實現。道德及國民教育對廣大青少年學生是健腦；政客說這是「洗腦」，這一字之差關係到青少年以及香港、國家命運前途的大事，故不可不察，不可不爭個明白！

### 「腦患病」要醫 跟上國家步伐

香港被港英政府管治百五十年，如今已經回歸中國，歷史進入拐點，港人能適應人問正道是滄桑的改變？莘莘學子、教師和市民，又如何跟上國家的步伐邁進？值得認真思考。

有人患「腦癱瘓症」，因長年累月被殖民慣了，未聽說父母是



教育局計劃在全港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圖為中學上課情況。

誰，祖宗何屬，國家何處，因而行出忘家，此身忘國；表情近於麻木，對香港已回歸中國，或曰不知，或云不喜；阿Q慣了，有奶便是娘。更有甚者，對中國騰飛無動於衷，對約翰牛拉破車無限依戀；或替反對中國的洋人幫腔，或為分裂國家的主子出力……看，有沒有？病不病？掛不掛上號？不醫不行？特別是青少年，政治上患「唐氏綜合症」，筋筋錯亂，行為越居，連祖宗、國籍都不能辨認，又如何能搭上今時今日世界發展最快的「中國列車」？這就有被拋棄被淘汰的危險。

有人患「腦癱瘓病」。部分發生在大學生或反對派議員之間，病態發作有大有小。小發作不講理；向天跪拜，捧鉢「苦行」，臉戴面具，不願見人；重發作是「發羊吊」，洋名曰「歇斯底里」：在外指天罵地罵人，衝擊包圍搗亂、瞞阻塞交通，上台搶咪恐嚇；在內捉物掃捨、詛咒叫罵，聲稱要「流第一滴血」。他們並非真瘋，而是「腦生惡瘤」或「蟲寄生」。「瘤」就是不喜歡前進的、繁榮富強的新中國，要她重新分裂、孱弱、屈辱，被列強宰割；「蟲」是外國反華勢力散佈的「超民主」、「超人權」，殊不知這是手段而非目的；西方用它來作煽動「茉莉花革命」，使中華民族如「蘇東波」和利比亞，族群分裂，互相殘殺，以便讓歐美漁翁得利。

### 認識中國健腦有益

如是病態，為何拒絕診治，並歪曲為「洗腦」？「腦栓塞」、「腦缺氧」、「腦缺血」不要開通、不要輸氧和輸血？「腦髓髓」、「腦中毒」、「腦染黃」要不要清洗？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香港人也是中國人。族同宗，血同脈，人同種，書同文，言同語，歸同屬。中華民族有數千年的文明史，有積澱深厚的文化精華，有驕人的創造和貢獻；今天，我們已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我們的經濟、文化、科技已處於領先地位，我們的同胞已經翻身並持續步入小康，是時候教育學生和市民認識中國、認祖歸宗，並變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學習、而奮發的動力。這就是極好的一次健腦活動和舉措。大家應該支持、參與及投身其中並作出貢獻。

因激進抗爭而「害死」好警長慘劇已經過了幾天，示威者每日都飽受痛苦自責，也要面對法律的起訴，雖不足以抵償一條寶貴人命，但已經為自己的行為付上沉重代價。然而，在幕後一直支持甚至煽動示威者的「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至今仍未有向外回應一句，沒有向受害者家屬問候，也沒有就事件向公眾道歉，反而是忙不迭的發表聲明，否認自己是幕後「有份策劃及推動該抗議行動」，並把責任諉過傳媒，質疑是扭曲事實，盡顯其推卸責任，敢做不敢認的小人嘴臉。陳偉業以前不斷在社會煽動激進抗爭之風，到發生慘劇後又龜縮起來，理應受到社會譴責。

### 三個理由只為推卸責任

不過，陳偉業不斷逃避責任，但「人民力量」的支持者及其手下憤青卻不斷在網上為他辯護，為他洗脫責任，主要理據有三：一警長墜下喪生是意外，事主並非有意為之，陳偉業沒有責任；二慘劇的起因全是政府的錯，就是因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不接見示威者，才導致意外，正如陳偉業念茲在茲的說「如果唔係周一嶽唔見佢，就唔會發生悲劇」。三是質疑警長隸屬重案組，當時為什麼要上去處理示威案件？而警長在上天橋時為什麼沒有安全設備，此說將事件的責任轉移到殉職警長自身以至於警方身上，是最無恥的說法。除了這三個理由之外，陳偉業的支持者還有不少陰謀論調，目的都是一個，就是警長之死與人無尤，更不要影響到之後的激烈抗爭，這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

為陳偉業辯護的三個理由，根本並不成立，說這次慘劇屬於意外，固然不能說是錯，因為警長之死並非示威者及陳偉業有意為之，但以此說兩人不必負上絲毫責任卻是說不過去。原因很簡單，所謂「意外論」的說法就是將警長喪生與示威行為分割，認為兩者沒有直接聯繫，但事實是如果沒有上天橋的危險示威，就不會出現警長冒險走上天橋的情況，自然不會有慘劇出現，就如你在郊野留下了那怕是很小很小的火種，之後引發成山火，燒死了人，你儘管未必必要負上法律責任，但可以说完全沒有關係嗎？同理，陳偉業在事件中就是留下了火種，令示威者上演了玩火的抗爭，最終有人因此喪生，陳偉業就算沒有法律責任，至少也應出來道歉一聲，以示負責。現在他的態度就是千錯萬錯，老子無錯，劉玉棠可以跪下，陳偉業不能道歉，這種行為應不應受批評？

陳偉業不斷重複的是如果周一嶽肯見示威者，慘劇就不會出現，這說法已經證實了正是由於示威而導致警長喪生。不過，如果他的說法成立，那末以後任何示威者因為什麼原因要見官員以至特首，都必須會見，並且一定要求必應，否則出現什麼問題都算入官員的帳。示威者能否與官員見面與採取什麼抗爭的方法完全沒有關係，不能因為官員不會見就等如是激進抗爭有理，甚至死了人也可將責任推卸到官員身上。況且，社署、漁護署一直都有派人跟進劉玉棠的個案，上月二十日社署還與他見過面，並表示願意提供協助，但遭對方拒絕。可見官員的會面並非問題核心，主要還是賠償問題，示威者要求政府賠償，但政府一直認為賠償對其他行業不公平，結果示威者在陳偉業等人煽動下愈玩愈大。陳偉業顛倒是非，不過是為了推卸責任，盡顯其慌不擇路。

### 歪理辯護反暴露自身不堪

又有部分人質疑為什麼該名重案組警長會到現場，是否有其他目的，這種說法見諸於梁國雄等對警員早有成見的社運人士，又有人反指警長缺乏安全措施，警方應負責任。這些說法相當冷血，一名男子在中環要道上天橋企圖跳橋，可能鬧出人命外，更會癱瘓中環一帶交通，警長接訊到場處理有什麼值得質疑，難道重案組就不能處理企跳事件。而且當時情況急如星火，示威者隨時有跳下去的機會，警長為了及時上去制止示威者，因而沒有留心安全措施不足為奇，反凸顯警長盡忠職守，有什麼值得質疑？至於警員安全措施等如何完善固然可以討論，但並非事件的核心，不能以此偏離了焦點，將陳偉業等人的責任轉到警方之上，這是他們轉移視線的伎倆，不值一駁。

陳偉業表示，約去年十月，已發現劉玉棠的情緒不穩定，到他位於天水圍的辦事處求助，更透露「想自殺」。這說明他是完全知道示威者的自毀心態，如果是負責任的議員，理應立即安排社署社工跟進，而不是在煽風點火，鼓勵他繼續玩火，難道這樣也不需負上責任嗎？一百句謊言也不能掩蓋真理。現時社會對於陳偉業的反感，報章輿論的質問，正顯示社會都看清他在這次「意外」上的責任。陳偉業及其支持者意圖以歪理辯護，不過是暴露了自身的不堪。陳偉業如果仍然不肯向社會作出交待，看來市民只有以手上選票要他「償還」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 為陳偉業辯護的理由根本不成立